

查希尔

〔巴西〕 保罗·科埃略 / 著 周汉军 / 译

O Zahir



上海译文出版社

查希尔

〔巴西〕保罗·科埃略／著 周汉军／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查希尔 / (巴西) 科埃略 (Coelho, P.) 著; 周汉军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 2

ISBN 7-5327-3747-0

I. 查... II. ①科... ②周... III. 长篇小说—巴西—现代 IV. I77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62498 号

Paulo Coelho

O ZAHIR

本书根据 EDITORA ROCCO LTDA. Rio de Janeiro, 2005 年版译出

© 2005 by Paulo Coelho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author through

Sant Jordi Asociados and Bardón-Chinese Medi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5 by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paulocoelho.com>

查希尔 [巴西]科埃略/著 周汉军/译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8.75 插页 2 字数 185,000

2006 年 2 月第 1 版 200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6,000 册

ISBN 7-5327-3747-0/I · 2122

定价: 19.00 元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易文网: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江杨印刷厂印刷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缺页、错装或破损等严重质量问题, 请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九十九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

《路加福音》十五章第四节

当你踏上伊塔刻^①之旅，

期待征程漫漫吧

它充满冒险与发现。

不要畏惧莱斯特律戈涅斯人^②和塞克洛普^③及那狂怒的波塞冬^④；

倘若你的思想升华，

倘若情感永不抛弃你的躯体和精神，

征途中你将不会与之遭遇。

倘若不把他们压在你的灵魂上，

倘若灵魂不把他们置于你的步伐前，

莱斯特律戈涅斯人和塞克洛普及那狂怒的波塞冬

将不会出现在你的征程中。

愿你漫漫长行。

经历无数的夏日清晨，

当港口映入眼帘时

从未有过的喜悦油然而生。

去拜访腓尼基^⑤的名都古城吧，

①伊塔刻：希腊一岛屿名，根据荷马史诗中讲，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奥德修斯曾为伊塔刻国王。他前去围攻特洛伊，战争结束后，他想回到妻子珀涅罗珀身旁，但发怒的海神却让他在海上漂流了十年之久。

②莱斯特律戈涅斯人：希腊神话中的吃人部落。

③塞克洛普：希腊神话中的独眼巨人。

④波塞冬：希腊神话中的海神。

⑤腓尼基：地中海东岸的古国，约现在黎巴嫩和叙利亚的沿海一带。

收获最美好的东西。
去走访埃及的众多城市吧，
向知识丰富的人民去讨教。

不要让伊塔刻从眼中消失，
因为那是你此行的目的地。

不必步履匆匆；
最好让行程延续许多年
只有当你一路学下来
有了财富时，
才让船停靠伊塔刻。

不要期待伊塔刻让你财源广进，
它已赋予你一次美妙的旅行；
没有伊塔刻，你不会启程。
它已给予你一切，再无其他。

假如你最终发现伊塔刻贫穷，
不要认为它欺骗了你。
因为你已变成智者，经历丰富，
而这正是伊塔刻的含义。

康斯坦丁·卡瓦菲斯^① (1863—1933)

①康斯坦丁·卡瓦菲斯(1863—1933):希腊现代诗人。

献 词

在车上我就说了已完成此书的初稿。当开始攀登比利牛斯一座我们曾在此度过美好时光并被视为神圣的山峰时，我问她是否想知道中心思想是什么，书名是什么；她回答说是很想问一问，不过为了尊重我的工作，就什么也没说，只是感到高兴——非常高兴。

我告诉了她书名和中心思想。我们继续默默无语地走着，在返途中，听到一种声响；是风声，它吹过树梢，吹向我们，让山再次展现出它的神奇和力量。

接着就下雪了。我停下来，观赏着这一时刻：雪花飘落，天空灰暗，还有森林和身边的她。她，总在我身边。

此时此刻我欲言又止，为的是让她第一次翻开此书时才知道。此书谨献给你，克里斯蒂娜，我的妻子。

作者

根据作家若热·路易斯·博尔热斯^①所说,查希尔之意来自伊斯兰传统,估计出现于十八世纪左右。查希尔在阿拉伯语里的意思是看得见的、眼前的、不能不被感知的。某事或某人,一旦被接触,就会慢慢占据我们的思想,直至再也不能去专注其他。这可以被看成是神奇,或是疯狂。

圣父区^②,《神奇事物百科全书》1953 年版

①若热·路易斯·博尔热斯(1899—1986):阿根廷诗人,小说家。

②在法国西部伊勒—维莱讷省境内。

目 次

献词

1

我是自由之人

1

汉斯的问题

39

阿里阿德涅之线

141

重归伊塔刻

235

作者注

267

译后记

269

我是自由之人

她，埃斯特，战地记者，三十岁，已婚，无子，刚从伊拉克回来，因为那里的入侵随时可能会发生。他，身份不明，大约二十三或二十五岁，褐色皮肤，蒙古人长相。人们最后一次看到他们是在圣奥诺雷大街上的一家酒吧里。

警方得知他们以前就曾相会过，但多少次却无人知晓：埃斯特总说此人是个很重要的人物——只知他叫米凯尔，至于说是对她的记者生涯重要还是对作为女人的她重要，她从没解释过。

警方开始了例行调查。各种可能性都想到了，绑架、讹诈、绑架后撕票——这绝对没什么可奇怪的，因为她的工作迫使她经常和与恐怖组织有联系的人打交道，以便获取消息。他们发现在失踪前几个星期里她的银行账户上有正常的提款记录，调查人员认为这可能与支付情报费有关。她没带任何衣物，但奇怪的是她的护照不见了。

他，一个陌生人，很年轻，警方没有任何有关记录，也没任何线索来搞清他的身份。

她，埃斯特，两次国际新闻奖项获得者，三十岁，已婚。

我的妻子。

我马上受到了怀疑并被拘留，因为我拒绝说出在她失踪那天我在什么地方。不过最后监狱看守还是打开门并说我是个自由之人了。

为什么我是个自由之人？因为在当今社会里你的一切别人都知道，只要你想要，情报随处可得：信用卡在哪儿用过，常去何处，和谁睡觉了。说到我，那就更容易了：我妻子的一个女朋友，也是个记者，不过是离了婚的——因此就更没问题说和我睡觉了——，在得知我被抓起来后，挺身而出为我作证。她详细证明在埃斯特失踪的那天白天和晚上我是和她在一起的。

我去和警长谈，他还回了我的物品并向我道歉，说我这么快被拘起来是有法律依据的，而且我还不能去指控或起诉国家。我说我丝毫没有这方面的企图，知道任何人都是怀疑对象，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在监视之下，即使他没犯任何罪行。

“你自由了，”他重复了监狱看守的话。

我问：我妻子真的不会出什么事吧？她以前就对我说过，由于她在恐怖主义地下世界里巨大的关系网，时常感到有人在远远地跟着她。

警长缄默不语。我一再追问，不过他什么也没说。

我问她是否可用自己的护照旅行，他说可以，因为她也没犯什么

法：为什么不可以自由出入这国家呢？

“那么有没有可能她已不在法国了？”

“你是认为因你和那个姑娘睡觉而被抛弃了？”

我说这不关你什么事。警长停顿了一下，变得严肃起来，他说我被抓起来是例行公事，不过对我妻子的失踪深感遗憾。他也累了，而且虽说他不喜欢我的书（这么说他知道我是谁！还不是像看上去的那么无知！），但还能设身处地为我着想，知道我正在经历着困难的事情。

我问从现在起我该干什么。他给了我一张名片，要我一有消息就通知他——电影上尽是这样的场面，我才不信呢，警察们总是知道的比他们说的多。

他问我以前是否见过埃斯特最后一次被看到时和她在一起的那个男子。我回答说只知其名，素未谋面。

他问在家里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我说我们在一起有十多年了，正常夫妻该有的问题我们都有——不多，也不少。

她婉转地问我们最近是不是谈起过离婚之事，或是我妻子在考虑分居。我回答说这种假设从不存在，虽说——我重复一下，“像所有夫妻一样”——我们时不时有过争论。

是经常还是时不时？

时不时，我一口咬定。

他更加婉转地问她是不是怀疑我和她朋友的事。我说我们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一起睡觉。不是事情不事情，实际上是无事可做，白天让人厌烦，午后百无聊赖，诱惑的游戏总是能引起生活的兴趣，于是我们就上床了。

“你上床就是因为白天让人生厌？”

我本想说这类问话不属于询问范畴,不过我需要他的同盟,也许今后会用得着他——总之,存在着一种看不见的机构,就是所谓的关系银行,这曾一直对我很有用。

“有时是这样。没什么有意思的事可做,女人在寻觅情感,我在寻求冒险,就这样。第二天,两人装着什么也没发生,而生活还在继续。”

他表示感谢,向我伸出了手并说在他的世界里事情不完全如此。也有厌烦、无聊,甚至也想上床,但事情都在严格的控制之中,没人去做心想之事。

“也许对艺术家而言事情来得更自由些,”他评论道。

我说我了解他的世界,不过,眼下不想就我们对社会和人类的不同看法进行比较。我保持沉默,等着下一步的发展。

“讲到自由,你可以走了,”他说道,对一个作家拒绝和警察交谈感到有些失望。“如今已见过你本人,我会去读你的书,我是说过我不喜欢,其实根本就没读过你的书。”

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听到这类话。至少这场对话让我可以又多了一名读者:我向他致意,然后就走了。

我自由了。从监狱里出来了,可妻子却神秘地失踪了,我没有什么固定的工作时间,也没有什么扯不清的事,我富有、著名,如果说埃斯特真的抛弃了我,我会很快找到顶替她的人。我自由和独立。

然而,什么是自由?

大半辈子我都是某些事物的奴隶,所以得弄清楚这词的含义。从小我就在为自由而奋斗,要让它成为自己最重要的财宝。我反抗父母,因为他们希望我成为工程师而不是作家。在学校里和朋友们作对,

于是他们马上就选定我作为恶作剧的牺牲品,以至我和他们的鼻子不知流了多少血,然后不知有多少个下午我都得掩饰好伤痕,为的是不让我妈看见——因为一人做事一人担——,经历了这一切后,我才得以表现出自己能抗住打而不哭泣。我为找到一个能养活自己的饭碗而奋斗,我去五金店当送货伙计,为的是不受“我们给你钱,你得干这干那”这有名的家庭讹诈的束缚。

青年时代的我为爱上了的一个女孩而奋斗,她也爱我,虽说没什么结果;后来她离开了我,因为她父母让她相信了我没前途。

接下来就是在报界工作,我与这里可恶的环境抗争,第一个老板让我等了三个小时,只是当我把他正在读的一本书撕成碎片时,他才对我有所注意:他吃惊地看了我一眼,于是他看到这里有一个能忍耐并且能面对敌人的人,这都是一个记者的基本素质。我为社会主义理想而奋斗,最后进了监狱,出来后继续斗争,觉得自己是工人阶级的英雄,直到听到甲壳虫乐队^①这个名字,于是心中有了主意,认定喜欢摇滚比喜欢马克思更有意思。我为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女人的爱情而奋斗。我为有勇气和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女人分手而奋斗,因为爱情没能持续下去,而我则需要前行,直到遇到命中注定的那个人,而不是那前三个人中的任何一个。

我为有勇气放弃报社工作而投身于写一本书的冒险之中而奋斗,即便知道在我的国家里没人能靠文学为生。一年终了,写了上千页后就放弃了,写那么多页绝对是需要有才气,连我都不明白是怎么写出来的。

^① 甲壳虫乐队:即披头士乐队。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英国利物浦一支由四人组成的流行歌曲乐队,曾风靡一时。

当我奋斗时，看到人们在以自由的名义讲话，而他们越是捍卫这唯一的权利，越是表现出他们是父母意愿、许诺“白头偕老”婚姻、利弊、制度、半途而废的计划、不能说“不”或“够了”的爱情、不愿意和谁谁谁吃饭也得去吃而度过的周末的奴隶。奢华的奴隶，奢华表象的奴隶，奢华表象之表象的奴隶。没有选择之生活的奴隶，而这生活又必须决定去过，因为有人最终说服他们这是最好的生活。就这样，他们过着千篇一律的日日夜夜，而在其中冒险只是某本书里的一句话或是一直开着的电视里的一幅画卷，而当任何一扇门打开时，他们总说：

“我不感兴趣，我没情趣。”

如果从没去尝试，怎么知道自己没情趣呢？但问也无济于事：事实上，他们害怕任何会冲击他们业已习惯了的世界的变化。

警察说我自由了。我现在是自由的，在监狱里我也是自由的，因为自由仍然是这世上最让我看重的东西。当然这会让我去喝不喜欢的酒，去做不该也不能重复去做的事情，会让我心灵和身体上出现许多伤痕，让我去伤害一些人——当懂得除了强迫别人追随自己的疯狂和对生活的渴望，自己可以做一切时，我最终向这些人请求了原谅。我不后悔所经历的受苦时刻，把自己的伤痕当成奖章挂在身上，我知道自由的价值像奴隶制度一样昂贵；唯一的区别在于你是愉快微笑地为它付钱，即使这微笑含着眼泪。

我出了警所，天很晴朗，这是一个与我精神状态完全不合的阳光灿烂的星期天。我的律师在外面等着呢，他说了几句安慰话并送我一束花。他说他往所有的医院、停尸房打电话（当某人回家晚了就会发生这种事），但没有埃斯特的下落。他说他成功地没让记者们知道我被关在